H. H. MU CHINESE LIBRARY

起便自切動人

惟有忠義之句甚古逸矣

新刻韓柳歐蘇六大家古文選粹評林蘇文六卷

北京禮部　九我　李先生　選
南京吏部　台山　葉先生　評
秣陵書坊　如濱　周時朝　梓

代滕甫辯謗乞郡　蘇東坡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趍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

雖代滕甫筆亦自道也

此段述己所以致謗者詞最切至

此下辯謗

此段慨古人不得遭遇述本身幸得遭遇所以深動君心

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名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巳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必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主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

此段辨已不嘗反若不經辨人今乃致謗甚爲可悲

此段又激怒神宗罪煽誘之人

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累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交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

此以下乞郡

末段終已辨謗祈求恩澤之意

乃毁譽不息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
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
别有僥求更思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
閒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
恩或乞移臣淮浙閒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
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
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詑鄉鄰之父老區區
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
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雖言陸贄不遇于德宗其實言自已事蓋規諷當時之人君也語簡意切而文又精粹

有引諷當時之意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蘇東坡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于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

叙宣公十二件事自諫以忠厚至以待有功詞簡意盡

次陳勸勉神宗所信之意

又陳陸贄奏議使千學覽推行

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語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

出此意
亦無疵病

末段直述乞
玆正轉進之
意

言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顧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葉台山評

陸宣公當時不見知于德宗厥後今日受知于陛下與其觀經史諸子百家之崇深不如讀陸公奏議之切當措語有斟酌議論有開合

又評

一說陸宣公事便學宣公文章坡老天分頗異筆力神巧誠不可及

稼說 送張琥

蘇東坡

觀坡翁此說豈以一世之盛名自居者哉其朋友兄弟之相切磋者如此所以名愈盛而學益進也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

引到古人身上應前

引歸自己身上應前

末段收拾乃東坡自古其相愛之情無異昆弟見得告吾子者此言即告吾弟者亦此言也

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吾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汲黯而下五人舉名而魏徵稱国以其名與仁祖諱同音胡廣而上二人舉名而公孫弘稱官以其名犯宣祖諱此作文闗避法也

王元之畫像贊并序

蘇東坡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貍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

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宵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兖州以公墓碑示予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元之嘗知蘇州府長洲縣故益像尚存虎丘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三槐堂銘 并序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

大字下手處最爲直突此論先以疑詞說起後以正意決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以此判斷始得

暗指晉公及文正公

天之未定

天之既定

與守文太平之主相應

前言其可必也審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王是決詞以應天可必方之說轉聯

文太平之主其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祐
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
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
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旦相眞
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閒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
享其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
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
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
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
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

以略意說得有餘不盡三槐之兆不止于文正公而又以爲千後人見王氏之得天未已也

此銘獨步一時無有繩其武者

惟德之符德字不苟昔謂功名之符則

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爲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年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陋矣

葉台山評

太宗始欲相王晉公祐公請以百口保符彥卿不反忤太宗意遂不相親戚有惜之者曰吾雖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即文正公旦也發明天人意好序文理致甚長然亦人所可到至於銘詩則不可及矣學者須是看了序文且掩卷默想銘文當如何下語却來看他所作方有長進

他人記此亭茍于題目必極其所以摸寫隱士之對鶴有何意思公乃于題外酒上説入好鶴隱然爲天下第一快活固在言外矣

叙事空濶不俗

放鶴亭記

蘇東坡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

未可與易句極切題意言此鶴乃國君所不得好者而山人得專有其樂是一篇綱領

借酒形容鶴意愈真

嗟夫一段結上二意何等筆力

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

坡翁此歌與昔東坡所畫雨歸牛圖俱神于寫景非得牛與鶴之趣者不能也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疊山評

文字請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此篇以酒對鶴乜是主酒是客請客對主分外精神又歸得放鶴亭隱居之意切然須是前面將飲酒二字方入得來亦

是一格

把名字布景，上下凡八九个名字、以志喜之意。叔孫在漢武之先，古人文字不拘如此。

此篇題小而說大議論于涉同政民生，大体無一點塵俗氣。

按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

喜雨亭記

蘇東坡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所[?]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周公頌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鼎元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志喜之意。）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

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註云書不雨若閔雨也与民同其憂書雨若喜雨也与民同其樂

止。似春秋書法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只于句斡 上作亭接得甚有法○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 於是舉酒于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

五日十日不雨未必無麥禾此極言雨之不可無不以辭害意可也

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此一截說得雨之喜不可忘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 短衣 使天而雨

蟬蛻汙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爲戲者

名言

王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太守天子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造物太空意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截則歌味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結之

葉台山評

東坡喜雨亭記說喜雨處切當人情未雖似戲然自太守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結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爲有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乎盤他人雖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筆力真大家也

蘇文詩註　卷三

世傳東坡是
戒禪師後身
東坡亦皆其
前生爲戒禪
常衣衲不敢
大悲閣記多
參佛語當其
自謂分歸次
譬喻粧收語
六浮雲[illegible]事
欲抓月此心
明語意高妙
真如參禪悟
道之人吐露
胸襟無一毫
窒碍也

大悲閣記

蘇東坡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化而爲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

按玉露云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惑之或誘以淫声美色或誘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异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然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心雖不起而物

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哉成都西南大都會

上言自起頭至此爲發明大悲所出更不覺有剌語

讀大悲閣記只一段叙塑佛事保亦瀟洒因敬生悟尤傑然

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宋睹其僧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悲性手臂雜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執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

以有心者反說出憧憧往來之害則無心之能應實愈明徹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内自相攖擾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葉台山評

觀此文如生龍活龍不惟義理通徹亦是佛書猶
熟之故所謂信手拈來物物俱真

超然臺記

蘇東坡

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此篇公自杭移守膠西人皆以公不樂此行盖新法既行人事日非官府蕭條故也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則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

前發超然之意此後一段叙事

叙其臺之所由

安丘高密二縣名

叙臺之可樂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生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四望遼廓陶然悠然所謂大人遊觀者

盧山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即于穆陵即此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韓信與龍且戰夾濰水而陣即此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結句見超然之意

叙山月景象其長叙四時景象甚短蓋東坡才氣豪邁故操縱伸縮無不如意

葉台山評

此篇不惟文思温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極爲透徹此坡翁平生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趣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按白樂天池上之詩乃放言五首者是也律隨常選之可一觀

韓公雖以樂天自処而樂天功業實不及韓公此記妙処雖提起韓公亦不放倒樂天氣得休

韓魏公醉白堂記　蘇東坡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以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羡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羡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

二段發明韓公所以羨樂天之意凡二節

說是樂天之所有魏公之所無一說是樂天魏公之所同方綠是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介甫乃謂韓白優劣論不亦謬乎

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恠者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釆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釆表

三段発明樂天勳業不如韓公與韓公所以比樂天之意凡五節

前段発明醉字只一節

此下文高出一意文気来得緊

名実兩字結束上去有力

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徳高於古人此則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

五段引古人
自此並未証
凡三節
六段叙作記
只一節

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池上放言凡五首今錄數語見公所歌之意

禍福迴還車轉轂榮枯反覆手藏鉤龜靈未免倒腸患馬失應無失足憂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七年期

北切未審畱閑地東海何曾有定波

泰山不要欺毫末顏子無心羨老彭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爲榮

六一居士集序

蘇東坡

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

此篇曲折宛委起即說大故下而應示言大今人文于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上面言遠下面未必言遠知以文空配大孔孟配尚累然大而非誇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亦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道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大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申申不害也商衛公孫商鞅也相秦

說申韓之害以漏孟子之功此等議論實關世教文不啻以文論也

於秦以下復說一番次氣更足

自孔子孟子既及韓子歸而于歐陽子要意在此

廢井田變刑法遠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是以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害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即同蓋公言黃老蓋公善黃老言曹[illegible]賈誼晁錯明申

韓史公本傳鍇不足道也而詐亦爲之余以是知邪

上段自言有大至可也言孟子闢楊墨之功足以配禹此段自大史公至庶已爲言韓愈正佛老之功足以配孟子正呼起歐陽子

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
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
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
愈配孟子或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

此段誦歐陽子凡二節看其層叠跌宕又看其貫串處始得

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
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
於至理以合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
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
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

中間曰自歐陽子之存曰自歐陽子出曰歐陽子沒見得歐陽子之存沒出處係斯文之存亡關士風之隆汙其有功于世甚矣宜乎旅配韓愈而上接孔孟所謂言大而非誇者也

此段語是一篇
歐陽公六十年

與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仁宗朝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嘉祐末年仁宗崩時坡爲鳳翔判官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熙寧間士始爲新學王介甫之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聖明哲宗元祐初年詔循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之學意以王氏之學爲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

末乃論贊而總結之
兩言字應篇首言字正實
其有大非誇意

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奕棐辯[illegible]乃次而
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唐陸贄字敬輿諡宣公有奏議行世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
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
士云

葉台山評

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晝錦堂
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
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
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一句而體

勢甚重下乃云逵者信之衆人疑焉非此二句數

上句不起此爲文之法

從案作口地步且以所頌一一入說歸四人甘四人說歸文正公身夫叙事又有原長

將子瞻方八歲一有大志一丢非八傑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

嗚呼公之功德一截何其雋駁二二收拾工截意思以起三論關鍵有力

將昔之願四字包含三種許多意思

周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作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

以范文正公比淮陰諸葛武侯言其平生經略素定非偶得而勤似者見此集為有用之書

者也若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收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

叙文正公之礼義忠孝根于天性觀此數語喻絕似范公人品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葉台山評

范文正公百代殊絕人物而東坡序其文只就公萬言書發葢公終身事業盡在是矣

表忠觀碑

蘇東坡

文章精義云史記文法多有幾篇卅作他人說去後自己只說一句此碑善學此体

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国形容北並出来方見朝廷坐収土地不勞兵革知他界分了多少生灵未墳墓上在切意在言外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抃趙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文極典衍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梁唐晉漢周是

此段說錢氏爲五代有功於五代 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

當草昧之初 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

說無觀側之志錢氏保障 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有鑄于山取地產之

一方以待真寶煮然者于海 主可謂知父取爲隴之利 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

知命行功于国家主民矣 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

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

此段言錢氏有功于国 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

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

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

傳舍乃驛也

引用漢故事用事親切

功德兩字收上有德於斯民有功於朝廷二柱意

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清獻公奏不附一字是學漢書王介甫以爲諸侯

僅乃克之猶吳楚不得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於太宗請命願爲屬吏視去國如去傳舍吳越王視棄其國如過傳舍之易也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

王年表則非也　不說朝廷如何[illegible]處只狀捨在此制曰可三字上　文忠他銘不及此篇

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準詔可）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安吉州）苕水出焉（苕水）自天目山而出龍飛鳳舞萃于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其勢如龍之飛如鳳之舞萃于杭州也臨安古名）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指江而誓）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誅董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長江西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以玉帶毬馬[illegible]）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

歸功于上

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胡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諆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
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
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斯宮匪私
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
刻文

葉台山評

按東坡作表忠觀碑時王荆公置坐隅葉致遠楊
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
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哄曰西漢

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太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東坡作韓文公潮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下面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匹夫而爲百世師(匹夫之微卓然特出而可爲百世之師範)一言而爲天下法(一言之出既合於道而可爲天下之法式○此二句最力量大非韓公不足以當之章子厚猶以爲褒文公太過似孔孟廟記)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是其爲人皆有以參天地之化育而一出一處文關係乎国家盛衰之世運非偶然也)其生也有自來(其降生之初必有所自來)其逝也有所爲(其逝而去也必有所爲謝云起句健接亦不弱)故申呂自嶽降(故申甫呂侯自嶽而降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傅說爲列星(傅說殷高宗之相○莊子云太宗師篇傅說得之以相武丁而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自古及今相傳皆爲實事不可以爲誣妄此數句承上起句尤重謂文公之生必天生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舉孟

連用五失字如破竹之勢只以一句鎖之下復連用數不字亦有力

言文公事業是其浩然之氣所發

子養氣爲證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 言浩然之氣如此 卒然遇之 凡人卒然之間一遇夫浩然之人 王公失其貴 王公雖貴而失其所以爲貴不敢驕矣 晉楚失其富 晉楚雖富而失其所以爲富不敢矜矣 良平失其智 漢張良陳平雖智失其智而不敢施 賁育失其勇 古孟賁夏育雖勇失其勇而不敢逞 儀秦失其辯 戰国張儀蘇秦雖辯失其辯而不敢肆 是孰使之然哉 此等之事亦何以使之各有所失哉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 必有不依夫體之形而卓然自立者 不恃力而行 不恃武勇之力而毅然以行者 不待生而存 不待造化之生我而行存于未生之先者 不隨死而亡者矣 不隨聖賢之死而或亡其浩然之英氣者矣呂云此四不字亦有力謝云句法好 故在天爲星辰 故升而在天則爲天之[illegible] 在地爲河嶽 降而在地則爲地之[illegible] 幽則爲

韓文公排異端明大道正人心之功隱而難言東坡欲張之故說二君阿相不能扶儒起墜而文公以布衣能使人文之衰靡然從之見公大功處是謂常人以顯明微

而伸之靈而不昧所時且復居人之中則復爲人而得萬物之靈鬼神之會五行之秀者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蓋理之當然古今之不可易無足深怪者即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者也○以上心段論到大之氣即已合爲朝祀之意

自東漢以來自東漢諸儒以來道喪文弊大道日以亡喪文章日以靡弊異端並起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皆異端也歷唐貞觀開元之盛歷唐太宗貞觀元宗開元之盛治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輔以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不能救其文之衰○以上言唐文章之弊獨韓文公起布衣獨韓公三歲而孤起布衣常人自知讀書爲文譚笑而麾之談笑而麾叱異端天下靡然從公天下靡靡然順從于公復歸于正文再歸于正敘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愈傳贊云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八代謂東漢

襲文公只有此數

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下之溺文公每言原道數十篇皆奧衍宏深与孟軻揚雄相

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拯濟人心之弱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

表極諫帝大怒貶愈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

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公久圖之何

此一段論文公浩然之所發

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而出廷湊不敢追此皆公之力也帥音率此豈

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此等所爲豈非浩然之氣參于

天地而關于国家之盛衰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蓋嘗論定天人之理以謂人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二句直是爲下數句之綱

無所不至人以智力勝則無所不況其至似難以勝人也惟天不容僞惟天理所

在則不容以僞巳欺之智可以欺王公私用其智者王公雖貴而可以欺紿不可

以欺豚魚浮躁之豚冥昧之魚似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孚信豚魚爲貴蓋中心有一毫之真

措乎大公不能大用且起立廟意

疊用能不能字全得後面一鎖知長江天河之勢一瀉便住

豚魚不可欺也力可以得天下之大可以力取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不可以力而得愚夫愚婦之心服故公之精誠故文公之精誠得于浩然者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山南海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山出仰見突兀撐青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憲宗迎法門寺佛骨入禁中公上表力諫帝大怒將抵以死是憲宗之惑不能回也能馴鱷魚之暴鱷魚之狀龍身虎爪蟹目黿鱗尾長數丈發火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藤粘多手水瀕潛伏人畜近以尾擊之食而象之任鼻也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為蛇為黿為蛟者甚靈○愈貶潮州既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百里自是潮州無鱷魚之患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悔復欲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

應前人無所不至二句收拾得妙

即奏言愈終踈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鬬遂罷愈為兵部侍郎是不能止其謗也**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能取信于南海之民立廟奉公及于百世之遠**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規察推官入仕貶陽山貶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而在朝之日少也**蓋公之所能者天也**蓋公之所能感動于彼者天理之自然精誠足以契天耳**其所不能者人也**其所不能以言語口舌爭者皆人也所謂人無所不至者公亦安能以勝之**始潮人未知學**始潮州之人未有知學聖人之道者**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入潮州請置鄉校牒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閈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專勾當**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皆有所

章德行之美延及齊民一等相齊若至于今號稱易治至于今世之民皆稱為易治之民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人之好學潮人之事公也

此數句今祭去見文公之廟非淫祠

飲食必祭一飲一食必祭于公不忘本也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水溢旱乾疾病疫癘等事凡有求祝于公者必請禱于公之廟○此論潮人思公以立廟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而公之廟實在州治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民以州治威嚴之地艱于出入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前太守欲請朝旨更立新廟而因循不決元祐五年哲宗元祐五年庚午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朝散郎姓王名滌者來守潮州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凡所以養士治民者皆以文公為師法而行之民既悅服民以素孚文公之舊政莫不悅

筆氣嚴整詞調老蒼隻字不輕放過

設難設辭曲盡其妙

此見公之德足以感格人心橫衝直撞無處不流即

（服王公所以師法文公之政者）則出令曰（出號令以諭民曰）願新公廟者聽（有願作新公廟以奉祀者聽其所令）民讙趨之（民久欲作新公廟以便出入至是太守許其新創乃懽呼相率而趨稱其役）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卜勝地于城南七里之間從人之欲而決之于神也）期年而廟成（周一年而廟成○此段論廟之所以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或言公去国萬里而貶于潮州）不能一歲而歸（僅七月日在潮是歸不及一歲而歸也）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使公之沒而其神有知則豈不曰吾生不能久留于潮沒豈能復念此乎不眷戀于潮也從可知矣）軾曰不然（東坡設辭以答或人）公之神在天下者（公之生有目來沒有所爲故其神之不昧昭昭然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如水之在地中流行浸潤隨[illegible]）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

程也畢竟是
說公縱未必
昏然下潮而
潮人則独眷
恋于公意

予覽此文不
是昌黎本色
其前後議論
又似宋蘇長
去生平氣格
心存故録之

三思于公者至誠而不已也春間情悱惕予止焉昭
明君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曰昭明
乃光景之氣君焄蒿氣之感動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
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若或見公之神如
此皆言公之神可敬耳若或見之在其上如在其左
存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譬如水無往不
在而鑿井得泉者乃曰水專在乎此井此豈至理之
論淸是而規則公之神惟潮人信之尊之而公亦喜
饗廟食于此亦豈專在乎此方哉○此段論公元豐
之神無往不在而獨潮人之所思餘意微策
元年詔封公昌黎伯宋神宗元豐元年勅封
公昌黎伯昌黎郡名故榜曰
榜其廟
門云昌黎伯文公之廟以封謚而
表其廟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會盟之人請東坡書文
公之事迹勒之于石碑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
以祀公因為潮人作迎送詩以遺
于廟祀者使歌以祀公云

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〻浅而味短独此詩與溫公神道碑表忠規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

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 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下帝鄉高之也

手扶雲漢分天章 詩曰卓彼雲漢爲章于天注曰天文也公以手扶開雲漢分天之爲章者謂公之文乃得之天生也

天孫爲織雲錦裳 天孫織女也言天孫女爲文公織就雲錦裳皆象文之形見也

飄然乘風來帝旁 公文飄上然乘高風而下來降于帝之側旁謂自天而來也

下與濁世掃粃糠 濁世粃糠喻佛老之邪亂吾道之正也公自天降臨衰世而掃拂老之害道者猶掃粃糠耳言其闢異端也

西遊咸池略扶桑 離騷飲余馬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謂文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于扶桑日拂之方此蓋表其道與日爭光彩也

草木衣被昭回光 文公之道光輝發越雖草本亦

按魏鶴山云
東坡被謫在
哲在惠在儋
不忠不依患
月傷于大豪
使欠畏戚敬
怒之甚加茲
遊衆奇絕所
欠唯一死之
類詞氣甚不
平文如韓文
公廟碑云作
書詆佛譏君
王要觀南海

也**追逐李杜參翱翔**詩章追逐之追逐先後參列
其間以翱翔于詩壇也**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而不及遠
甚亦自名于時汗流者言其揮汗如流也走且僵
謂退避其文辭之高奔走而偃僨也文公之爲人
所畏憚如此**滅沒倒景不得望**日月之行費有光影沖敫謂之滅沒○司馬相
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虔曰人在日月之上
下見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謂世之人老死
而滅沒于日月倒景之中皆不可望韓公道德之光也**作書詆佛譏君王**佛骨
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
宜入禁宮云云乃表潮陽刺史是詆佛法譏君王
也**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奔馳上道終涉嶺海水陸萬里此謂要規南
海窺衡山泗水之間言其至潮之道也**歷舜九疑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山
其中有九嶷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九嶷似也
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

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盡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国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家國重國事深恩實夫旨至孫不皆凡想者非以一去爲難也鴉川此論精矣

口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間文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之靈

祝融先驅海若藏 大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云使湘零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文公之涉嶺外海道蓋祝融爲先驅前導而海若將率怪物以歛藏蓋有道之人所經由也

約束鮫鱷如驅羊 鮫與鱷魚頑冥難遣而羊則易遣今文公一祭文約束鮫鱷即日徙去殆知驅羊群之易

鈞天無人帝悲傷 九天中天曰鈞天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沒于長慶四年敬宗爲之感傷也

謳吟下招遣巫陽 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者周芬此詩招文公之魂

犦牲雞卜羞我觴 犦牲者犖牛郊祀志立粤祠而以鷄卜秀奇日特鷄骨卜如鼠卜焉謂祭禮以犦牲鷄卜之薦而蓋進我之酒觴抑以表誠非厚義也

於饗荔丹與蕉黃 文公羅池廟碑荔子丹今蕉葉黃爲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公云

皆予汲汲潮人終被公之賜我其悲流矣尚庶幾

其神一來

此廟也　翩然被髮下大荒　文公詩翩然下大荒　被髮騎麒麟公平時

有此語矣今顛公翩然被髮下大荒實有而來如

公平時豪逸之氣象也坡公用此最善乃文公自

已事文公在天之靈

其來享也必矣

葉台山評

此碑自始至末無一字懈台佳言格論層見疊出

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

其最得意者其關係世道甚大又不當以文論矣

蘇文選　評林

卷三

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明辯是否獨白有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中自序甚詳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

李太白碑陰

蘇東坡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

肯哉善見坐本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觀其東巡歌中之語亦可以見其志矣寧拔此論吾取之爲存芬

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按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鉤綫對曰以風浪逸其坐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相又問曰以何物爲餌對曰以世間無義氣邪人爲餌丞相默然由此言之從璘之誣信不可不辯

前赤壁賦　　蘇東坡

赤壁有二唯蒲圻縣西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於孫權權遣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義以蒙衝鬬艦載燥荻枯柴先以書遺操詐言欲降時東南風正急蓋以十艦着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壞石壁皆赤故曰赤壁○按晁補之續離騷序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吞宇宙開船浮江日中已無吳人而周瑜年少黃蓋偏將一炬以焚之公謫黃州數遊赤壁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然懷古壯瑜功而賦之云

壬戌之秋（宋元豐四年）七月既望蘇子（子瞻自謂）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舉酒與客相屬和焉）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本刺好色也）

前言清風此言月出一篇張本在此

賓中秋夜之舟火江月光水色與天空合而知此賦之一

謂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章中月出皎兮喻美色之潔白窈糾其姿之舒也彼人則美人也坡老借此而賦亦謂在位之不好德爾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謂月初出徘徊未進于二星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小舟也之所如往也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列子御風泠然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扣舷邊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舟中前推曰宋後推曰櫂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是詞望美人兮南浦漸云秋水清見底日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泝謂望洞朝之君子在天之一方客有吹洞簫者無底若爲洞倚歌而和之其聲鳴鳴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此一段設爲答之言以發明己意

般致曰虛般後曰遂

音嫠婦也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舞謂已蟄伏於

謫所也泣孤舟之嫠婦寡婦聞此亦泣喻已孤立不得于君也蘇子愀然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

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爲魏武帝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在

鄂州江夏縣西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

者乎周郎名瑜字公瑾孫吳功臣之首曹操詩訊先主之奔走周瑜吳人呼爲周郎方其破

荊州降劉琮下江陵曹公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

舳是船尾艫是船前安棹處首尾相接旌旗蔽空釃酒臨江釃酒即酌酒也今臨

安人酌酒亦曰釃酒橫槊賦詩元復之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固一世

句說水之去流
此一句說月之有盈虛消長

之雄也言當時周郎周爲蓋世之雄才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客謂與子混漁人樵子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虫名桌名朝生暮死自喻生于天地者甚微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傷己生之不足恃若須臾耳羨長江之無窮羨長江萬古之常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言人之逝者若水之流然而來者未嘗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各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應前清風徐來月出東山之句

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倘來之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葉台山評

東坡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爲也瀟洒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

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冊府也而
乃及於孟德之事覩景興懷感慨係之求以造物
之清風明月為可共適蘇公自得之趣能言之而
不能盡之乎讀者嘆賞其詞尤宜尋繹其趣

東坡之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于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鶴之事尤出人意表非胸中丘壑筆下能鼓者不能措一辭于此

後赤壁賦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蘇子得廢圃於東坡而作堂焉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于四壁坂）將歸于臨皐（公始至黃州寓定惠院後遷臨皐亭亭在回車院）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四句形容景物）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隋唐佳語吳郡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之佳味）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需求也）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

語自天然何等清趣

道士化鶴落玉人顛吼

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江水冬落山木冬脫不可復記憶之）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踞而坐其上）登虬龍（古木有類虬龍者攀而登其上）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冷齋曰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夢中）赤壁之遊

問其姓名義問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

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指鶴而言非子也耶得非汝道士乎道

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既覺而覺開戶一視不見其處

葉台山評

此賦結處用韓文公石鼎聯句明意指鶴至戶爲

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左卿化鶴事以比

也

卷三十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此書及上韓太尉書即歐陽公所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嘉東坡試礼部実梅聖俞所取此書中礼部試後謝梅公者識見高邁筆意清婉真天下之至文也

此意最高自處亦高以周孔之徒比巳與歐梅千古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其貧賤

特見

称須有尺寸古人作書不虛譽曲美如此

即作詩及詞之類

觀東坡中式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何等氣象何等柰品

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門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聚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

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此言己之樂處與上文其徒足以相樂相照應

葉台山評

此書本叙遇知己之樂末復以樂乎斯道為梅公

頌通篇不脫一樂字貫串意高詞健熟之可發才
思東坡少年其意氣若此宜其爲一代人豪

按胡苕溪云元祐文章稱蘇黃時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云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絶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盍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言也今讀東坡此書則二人相與恋

答黃魯直書

蘇東坡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疎闊者亦安得而友也今者辱書

慕鄭重若此豈陽浮慕其名陰竊取其實耶抑交久而契有終者鮮耶爰書之以質識

此詩起四句言江梅為桃李所忌意謂東坡見嫉于當世獨為人所知

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耶復次韻以為一咲

附録　嘗直古風二首上蘇東坡

其一

天社任淵注云前篇梅以屬東坡

江梅有佳實托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

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

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
以遠初見當久日終然不可口擲置宜道傍以言東坡弃置于外郡也

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

捐果何傷

其二

天社任淵注云後篇松以屬東坡茯苓以屬門下之賢者兎絲以自況云

青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
後篇起句謂東坡以大材而沉下僚其蓋世之名則不可掩也又云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郝隆云處

苓自性得久要爲人制頹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

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蔕人言可醫國何用

太早計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

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此特借用以指而緜言其不依附凡木所志遠矣又云堅剛不立也深根且固無所依附賢者亦以自樂至其不爲當世所知則亦自重雖進而未嘗汲汲也

右紀

按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其先居金華五世祖瞻知分寧因家焉父亞夫有詩名庭堅號山谷舉進士教授北京國子監蘇軾見其詩文嘆其獨立萬物之表爲著作佐郎神宗實録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鄂州爲章惇蔡京等所惡謫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移戎州尋坐謫宜州江西詩派祖庭堅世以其詩配稱蘇黃云

此文一意滚下說到大尉處委曲詳盡恍惚漂渺言有尽而意無窮深表此老少弱猶有如此胆氣

穎濱謂文者氣之所形議論極是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其自負甚大然未免過誇

百氏之書亦有可相發者要在善讀耳

接入太尉無此痕迹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

一收拾最警

寫宗精神

又並重說甚難唯莊子爲然次則國策而已盡天下之大觀斯足以激發其志氣是血脈相關處最得此一語收拾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
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
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
之又幸矣

葉台山評

此書本是欲見韓太尉卻自嵩華黃河許多奇聞

壯觀說過來此意最高亦最險乃自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交燕趙豪傑描寫出來而胸臆之譚筆勢規摹從司馬子長自叙中來而又從歐陽公轉韓太尉身上可謂奇險子由時方十九歲此

黃洪憲曰道肅以傳世爲主故于世字屢屢提出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蘇東坡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

王意在此幾句

一段作波瀾

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王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二字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任太史於法得書而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幽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古人所用之意存昜歟以追嗜好不若對

[illegible]所爲之人或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

凡見此者皆當發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飛白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東坡

婁堅曰坡公記一園亭而脩及君子出處之大節古之立言不朽者此是也

胡時化曰已含下可仕可隱意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于汴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

蟠州曰張氏光照余園于汴泗之間色倫足正欲使其子孫可以仕可以不仕爲子孫之出處可謂深且周矣

父殿仲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于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自首至此言亭之美）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于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于故而難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記園亭君子非以隱爲高亦非以仕爲[illegible]非以此爲[illegible]出處之[illegible]）

唐順之曰既云不必仕不必不仕又云開門而出仕閉門而歸隱似此胸次方不爲外累所縈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心在東山亦此意也

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鷄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凌虛臺記

蘇東坡

王世貞曰此記只有二段前段叙名臺之意後段致感慨之意而最妙在末一句言公有所恃不在臺之存亡

叙衍山如活爲一級

臺因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于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以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于其下見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行于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于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

[illegible]

虛（首至此叙臺所由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為記 名後至末致慨）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也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長楊漢武觀）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所明之泉并祈漢武 所望宮以祀神 仁壽隋文帝名九成唐太宗所創宮以避暑）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illegible]

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
長久而況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
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
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爲之記

凌虛臺

老泉曰子猷以君稱竹則竹屬之猷猶有矣東坡記與可墨君堂而文可傳讀此則與可之行文得坡公而後傳也與可之名當與子猷相為不朽、

言與可無所嗜而獨竹竹無聲色臭味可嗜而獨嗜于與可推出賢之之由

墨君堂記

蘇東坡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賢字發題立意深切）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與可姓文名同與可其字）文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于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于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疏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

言竹不爲四時之變所移雖云所以賢竹之意亦以自寓

與相日入合言處與可畫得其盡其妙

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歆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于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狀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于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譜而藏于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王君寶繪堂記

蘇東坡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此一段言寓意之樂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

茅坤曰此記晉卿以戚里之貴而獨愛奇士收用意于書畫就此中生出二柱一言寓意則足以爲樂一言留意則適以爲病其諷晉卿婉矣

王世貞曰一轉便甚有力

王世貞曰點綴出樂字病字相回顧便精神百倍且為箴王晉卿寄想脚

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復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此一段言留意之病）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于書輕死生而重于畫（文自敘少時之留意）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諷王君寶愛于書畫者留[illegible]）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于是乎二物常[illegible]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illegible]

唐順之曰寓諷諫意而收拾得好

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爭能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于書畫言書畫二者非有聲色臭味之可以娛悅人者王君寓意于此以全其樂可也而留意如鍾繇之溺于書桓玄之入于畫則過矣作寶繪堂于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蟠州評書畫本微物也寓意其間足以為樂若留意于其間如鍾繇宋孝武王僧虔桓玄王涯輩則足以為病今王君好畫而作堂以居之未免留意也不直謂王公當監往事且就自家身上說去文字

有反覆回互處

實繪

汪應軫曰記思堂而與說無思之妙辭若相繆而意實相通蓋由思而入無思之妙也此最坡公得意文字迂齋所謂擺脫羈束以文爲戲也

思堂記

蘇東坡

建安章質夫築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于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

的確議論

自遇隱者至而睡一段生情布景大似莊子

隨結思堂只數語便見妙

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
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
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蟻漏者
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于余心余
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
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
思堂不亦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言其所謂思者豈世
俗之營又于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
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衆妙堂記　蘇東坡

黄洪憲曰自古机軸自抒議論極才情之所至駕莊老而凌之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少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

突注一洞天

蓋渙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嘆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斵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

又題一 跗架

俞記俞妙

收無脩文不

觀眞妙庵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鷄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鷄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蜺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逌然入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鷄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絛大道師何德順作堂榜曰眾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記圖蓋書甲吾以六言之

張君墨寶記　　蘇東坡

世人之所其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于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推到此見古賢人之所辛勤于一世而僅傳者皆付之一笑）曰是區區者

書亦六藝之一然而鍾繇好之乃如此之溺此程門所以有喪志之戒也

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愽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于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損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于剖冢斷棺而求之（魏鍾繇者曹操時人也嘗學書至于嘔血又至剖冢斷棺而求古賢墨跡）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巳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人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

作文不發出收學一段道理亦不是大議論大把柄

以其私詣之學而驟出之于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一段轉得佳因學書費紙而推學醫費人又推世之未學而從政者其費人又甚焉真名言也

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蓋極而通必將大發之于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于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爲鑒

唐荆川曰此文前後各自爲議論脉相照應甚密

邵二泉曰眞是脫胎換骨文章皆從莊子變化來

蓋太史公欲有所用其未足一意

淮陰侯廟記　蘇東坡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于漂母抱王伯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耻跨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掃强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

感慨悲傷俱見筆端

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得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湮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覩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黃洪憲曰好似烏江詩又似溧陽銘當稱爲足

九成臺銘　　　蘇東坡

古人作文自有考據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于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毛干戚筦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嶷之聯綿

此段從光景說來而歸結

均節自成一語

又轉入君上進一步

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陳于前矣建忠靖國元年五月旦日

茅坤曰文忠公與伊川未分蜀洛黨時蘇文多粹此說天地有自然之樂一段妙極其亦與程子相講論者乎

黃洪憲曰此記分明是爲他爲石槨害孔子二事而啟誅姦律手既往不醒桓首受責

遊桓山記

蘇東坡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吊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于椁乎況于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予鼓琴而歌知哀樂之

司馬獄詞

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嘆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黃此處曰善
爲六一居士出脫

這譬如屑

之人多類前
赤壁賦一段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東坡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有其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

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于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君子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